

我的故事 ~ 19. 我们是主人翁



“ 世间人如此之多，人生轨迹总有相似之处.....”

我不敢和伟人相比，但是就像孙中山、鲁迅，当时都是学医的。医术能给人看病，但是能治的人太少。虽然我的医术能医治他们的病痛，但是不能医治他们心灵的苦闷，所以就想为他们多做点事，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萌生了从政的念头。

我祖籍浙江杭州，出生在上海，后来去了日本。在日本，由于各方面原因感觉都不方便，父母觉得还是要去个英语国家。我从小就想做医生，80年代底，就从日本来到澳洲学医。那时候美国还是很排斥中国的，而澳洲接受留学生容易一些。但是学医还是很难，费了很多周折进了医学院。在澳洲，学医是最难的科目，尤其是对海外学生来说。刚来时，文化和环境等各方面想要融入也不那么容易。所以我就先学了个生物学，以为成绩好就让我进了医学院。其实没有那么容易。刚开始我拿了学位但是没有身份就不能在医院上班，我就在外面转，哪里请就去哪里试一下。最后墨尔本有一家医院请我这样的医生，给我做担保，我就留了下来。

当时，雇主提名留下来的时候，就发现很多留学生来了以后，过一段时间，家人也过来，特别是老人过来以后非常难受。就是因为所谓的“三不”，“有眼不能看，有耳不能听，有嘴不能说”。经常只能数来往车辆，或者从这条街走到那条街，非常苦闷。所以我一直认为既然来到这个国家，你就必须设法融入这个社会。后来，因为我在这里时间长了，语言和其他方面都比留学生要强。所以很多人，不光是华人，包括很多西方人，都鼓励我去从政。从政的第一步就是地方政府。2002年我参选了市议员，一举就成功了。这可能是澳洲有史以来第一个大陆背景的议员。很多人问我选举难不难？我会问他：你见过敲千家门吗？有的时候你敲门，人家一看你是亚洲人，不感兴趣，还有可能是自由党的选民。你要同他们解释你的施政纲领，他们就会觉得你虽然是亚洲人但是说话跟他们一样，虽然是工党但也很有道理，他们就选你了。最重要的是争取选票。这是民主社会最重要的，本来不选你的，现在选了，这给我很大的成就感。

后来，因为我已经做了几年市议员，就游说其他8位议员，大家一致推举我，我就在2006年当选市长了，成为大陆背景的第一位华人市长。其实，我个人做医生的收入绝对比从政要高，但是为什么要做呢？真的就是要为华人做点事情。那些荣誉，我是分享的，这是华人的骄傲，特别是澳大利亚华人的骄傲。2006年以后，我连任了3次。

到了2012年我就没再竞选，因为已经10年多了，也想休整一下。

这段路程当然挺长，可以说也挺艰辛的。对于当市长和议员，人们的反应有两种，一种是觉得你总在外面吃饭，参加活动，挺荣耀的。我就半开玩笑地说，我宁肯回家陪老婆孩子吃晚饭，高高兴兴呆在家里。前两天我应邀参加一个活动，人家说你好兴致，我说这不是兴致，这是工作需要。有的人很能理解，知道从政其实挺辛苦。有人会问：做议员、市长每天都做什么？市政府你是可以兼职的，到州联邦你就得全职，不能兼职了。除了自己的工作，你还得做市政府的工作，所有的决策都得投票，市长也就是一票。有意思的是，在我当市长期间，去中国访问，人们都喜欢问，你们市长一年能批多少款项。我说我根本不能批任何款项的，我的市长就是一票。我的职责就是主持会议，其他跟普通议员都一样，但我们几个议员一块，比方说投票5对4，那么就少数服从多数，就这种方法。

很多人问从政有什么好处啊？我说好处没有，坏处多多，我要花费成倍的精力去工作。但我们是为整个全体，澳大利亚整个华人社团，不能光为钱，不能那么狭窄，很多时候你要看到将来。我一直在想，这里的澳华社区，已经入籍的华人应该有主人翁的姿态，做什么事情不要想我是普通老百姓就别管了；或者想我年纪也大了就算了吧，孩子弄好就行了。这是一种错误的姿态，我们一定要有主人翁的心态，我们不去争取，没人会把东西放在碟子上给你送来。我们不是去抢什么东西，我们就是要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。

有一次，一个华人意外死亡。平常的庆典华人都愿意做主席台，爱排在第一第二，而碰到这种事情没人出头了。我就说我们去找警察，问到底怎么回事，他们说肯定会给我们一个答案。华人就是为了名誉拼搏，名誉是广义的，或是为了荣耀，是为了华人整体荣耀，没有个人好处，这是事实。

所有的华人社团大多数都很好，同乡会也好，在弘扬华人社团方面都做得非常好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我们澳华社区这么多年所做的，主要是和主流社区接轨。有不少社区，像墨尔本东北区华人协会，当时也是第一个大陆华人背景协会，我做了十几年会长。我们经常和意大利等社团交流，派人出去演出，他们也经常和我们一起联欢。我们要做的就是这种跨越种族的交流，不能只局限于春节吃个饭，要去和洋人交流，同主流社会交流，让他们了解我们华人是怎么想的，我们期望政府怎么做。澳华社区议会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起到桥梁作用。政府有什么决策要听我们的，比如政府要建个养老院，要问你们有什么想法。有些人年轻的时候可能还能说些英语，老了以后就退回到母语了。所以我们就提出来，在语言方面应该有些能讲中文的服务人员，能跟老人沟通；饮食方面应该有些华人的饮食，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。

在同澳洲的主流社区交流时也会出现令人头疼的情况。西方的社会有相当多的人是戴

有色眼镜看人的。他们会问很可笑的问题，你们有没有冰箱？是不是还拖辫子？非常愚蠢的问题。请问，你去过中国没有？你知道中国怎么样？看过中国的高铁没有？他们还停留在中国很落后的概念里，好像中国人仍然缺衣少食。

西方人对中国不了解。有一个中国代表团来谈合作的事情，谈到11点半到12点了，洋人说明天再来，我们签合约。第二天人家等着签约，中国人不来啦。为什么啊，中国人说，你没诚意。12点是什么时间，吃饭时间，你都不请吃个饭，没有诚意。晚上时候唱歌啊、桑拿啊，在中国都是不成文的规定，要不就是没有诚意。据说中国人做生意，10桩生意有9桩半都是在咖啡馆里、舞厅里促成的。我们这边有什么事你来我办公室谈，签约在办公室里签。事实说明，西方人做事和中国人完全不一样，这就是文化的差异。

作为第一个华人市长，我出席活动的时候，华人很高兴，西人也觉得多元文化很好。主人翁的姿态是指我当市长，不仅代表华人，也代表西方人。我们这一代特别是那些40签的学生，至少来了10年20年了和新一代很容易接受我的理念。但是很多人不能接受，主要是老人，他们大半辈子都在中国过的，你要让他们具备澳洲主人翁精神，他们接受不了。一般来说，对于老人不能强求，但还有一批人要让他们尽早接受。像163移民，他们常说老外怎么样，我们怎么样，虽然有些事情确实让人看不惯。有些刚来的新移民，在国内经济条件比较好，初到这里就说这也不好，那也不好。既然选择了在这里生活，就应该以这里为家，入乡随俗。应以主人翁的精神，让自己逐渐融入到这个社会中去。世间人如此之多，人生轨迹总有相似之处。

这次维州工党提名我做上议院的议员，是在西市区，上议院的候选人。我排名第三，就是说有一定希望，但谁也不能保证一定赢，还要争取去努力。要是能当选的话，我就得全职做这个工作。如果没有赢呢，我还是做诊所，投身社区，维持华人社区议会，我会继续做这方面的事情。为了整个华人社区，我还得继续奋斗下去。